

对中国科技期刊的若干思考

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100710,北京

摘要 作为资深的科技期刊办刊人,作者通过认真思考,总结出目前中国科技期刊需要正视的问题,包括: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重普世轻特例步履维艰,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认为只有重务实戒浮夸,中国的科技期刊才能有光明前途。

关键词 科技期刊;现状;思考

Reflection on current situations of sci-tech journals in China // YOU Suning

Abstract Being a highly experienced editor, the author went down to think about and revealed several problems of sci-tech journals in China that should be envisaged currently, including too much emphasis on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than in Chinese which has been already imbalanced, too much emphasis on some scientific indexes than on readers' requirements which had already made things worse, too much emphasi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than on quality of publications which might ruin the journals, too much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citations rather than substanti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s which seems appealing, too much emphasis on transform to enterprises all at once neglecting those special cases which would suspend the reform, and also, too much emphasis on external forms than on real contents which was upside down. The sci-tech journals in China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only when pragmatic approaches being applied rather than a tendency toward boasting and exaggeration.

Keywords sci-tech journal; current situation; reflection

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Continued Medical Educatio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100710, Beijing, China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经离开为之付出青春和汗水近30年的编辑岗位1年有余。尽管新的工作岗位为自己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面临更新的挑战,在新的领域开疆扩土中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但作为一名职业的办刊人,去年离别时在《择良而栖三十载为人作嫁不归路》^[1]一文中的肺腑之言犹在耳边,对期刊的眷恋之情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身虽远去、心无旁骛是笔者对期刊依旧情有独钟的真实写照。古人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凭着对期刊的挚爱,将自己转岗后对中国科技期刊的思考记录于此,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重英文轻国语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科技进步举世瞩目。进入

21世纪以来,国家支持研发活动的经费年均增长超过20%,2011年的初步统计已达GDP的1.83%,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无论是相对指标还是绝对数字,全球发展中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也在迅速增加,2011年全时研发人员达280万人,已稳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中国的研发活动每年产出数百万篇学术论文,出版4953种科技期刊,2012年SCI收录的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159.67万篇,其中我国科技论文19.01万篇,占12.08%,位居世界第二,而这些数据毋庸置疑地表明,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大国^[2]。尽管如此,我们的科技期刊在全球7万种自然科学期刊里面所占份额很小,高水平论文在世界排位中仅居第13位,且国内高水平的论文90%以上投向国外期刊。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刘兴平最近指出:由于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和规模小,国际影响力低,缺乏在国际科技舞台上体现良好竞争优势的顶级期刊,与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不能匹配,已成为影响我国科技成果国际交流的瓶颈。这不但严重降低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也导致我国科研成果发表的外流现象。为此,中央财政拿出专项资金9100万元支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该专项资金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笔科技期刊资助经费^[2]。目前有76种英文科技期刊入选,平均资助每刊120万元。窃以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利益采取非常的手段本身无可厚非,但这种政策导致的“马太效应”值得我们注意。据笔者粗算,国内顶尖的英文刊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资助每年约300万元,而它们年刊出论文不足百篇,这就意味着每发表一篇文章国家资助3万元。在鼓励英文版期刊“大跃进”的当下,有些期刊通过人为限制期刊载文量而快速提升其评价指标,不失为一种欺上瞒下、掩耳盗铃的捷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版一份2012年刊登文章2万3406篇的《PLoS ONE》,其影响因子又将会如何?更不可思议的是,国内个别影响因子极高的期刊,其主要稿源要靠高稿费来吸引,或者说用国家资助的费用去“买老外”,或者付给海外的编委高费用去组“高被引”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实为提高中国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悲哀”,不知这样的高影响因

子期刊是否能代表中国的国际期刊? 相比而言, 国内对中文期刊最高的资助为每年30万元。这种重英文轻国语的期刊资助政策不仅导致办刊人的严重心理失衡, 而且其直接后果就是在我国科技期刊界将盛行争先恐后创办英文期刊的大潮, 使得以“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3]为办刊宗旨的中文期刊雪上加霜, 将被迫承受优质稿件外流和优秀人才流失的双重压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2 重指标轻读者愈演愈烈

作为一位职业办刊人, 自己从入职第一天起, 先哲就告诫我们: 科技期刊办刊的真正目的就是为读者和作者服务^[4]。自己在多年前就提出办刊人的最高追求: 将期刊办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双效”期刊和读者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5]。最近一段时间, 通过认真思考, 窃以为期刊实际上是一座桥, 是架设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 好的期刊应该是“携作者同行, 与读者同在”; 然而, 最近笔者参加的期刊会议和接触到的同人中, 言谈话语里涉及最多的话题依然是如何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评价指标, 如何被更多的数据库收录, 似乎如何约到高水平的论文, 如何更好地为作者服务, 满足读者需求已经并不重要。正如钱寿初先生所言: 过多考虑了作者而忽略了读者口味已经成为国内医学期刊的痼疾^[6]。如果办刊人一味地仅仅关注期刊的评价指标, 甚至为提高评价指标而弄虚作假, 背离了办刊的真正初衷, 长此以往, 我们的科技期刊就有可能办成一种“卡拉OK”式的刊物: 让作者高兴, 使读者痛苦。

最近读到《科学之妖——如何掀起物理学最大造假飓风》^[7]一书时, 主人公与世界顶级期刊之间的博弈令我们瞠目结舌。德国物理学家舍恩31岁进入贝尔实验室, 在不到4年的短短时间里, 在世界顶尖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17篇研究成果, 被认为是今后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选。世界上有几十个实验室里的众多科学家耗费大量时间与巨额科研经费跟踪舍恩子虚乌有的研究成果, 在其他的物理研究者试图重现舍恩的实验无功而返之后, 整个科学界才明白他的研究竟是一场骗局。正是由于顶尖杂志之间追求新闻效应和期刊评价指标攀升的角逐, 才使得舍恩渔翁得利^[8]。据《人民网》2013年12月12日消息, 在颁奖典礼的前夕,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兰迪·谢克曼教授向所有同人发出号召, 抵制《自然》《细胞》《科学》这些专业领域的所谓顶尖期刊。谢克曼称这些杂志代表着科学领域的“暴政”, 因为它们给年轻的科学家带来人为的压力, 推动着科学家朝着期

刊编辑期望的方向去追求所谓时髦的科学和题目, 让科学家放弃对重大科学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这是对科研的“扭曲”。谢克曼表示, 他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些所谓的顶尖学术期刊投稿。这些发生在世界顶级期刊上的丑闻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和反思吗?

3 重经营轻质量难以为继

笔者赞同《英国医学杂志》前总编辑 Richard Smith 的观点: 科学杂志不科学^[6]。尤其是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遭遇经营压力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论文的质量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科学、学术遇到市场和利益是一对矛盾, 纯科学、纯学术有时要受利益和市场的制约。笔者以为, 尽管“科学杂志不科学”这种说法可能太绝对, 但对如今国内的科技期刊而言,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是恰如其分的。科技期刊属于出版事业, 原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选择; 但在逐利的社会环境中, 在各种经济指标的压力下, 如何在投身改革大潮中坚持公益为先,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9], 捍卫编辑的独立性, 以论文的质量作为发表的唯一标准, 就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医学期刊为例, 作者中的“幽灵”经常出没于各类论文中, 尤其以为医药公司撰写临床药物试验报告者最为风光。在第6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上,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告显示: 对6种国际顶级科技期刊的900篇论文作者进行了调查, 其中630位作者回复了问卷, 结果表明在这些杂志上已经发表的论文中, 7.8%出自捉刀人之手, 尤其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比例最高, 达到11.2%。笔者认为, 在期刊改革的大潮中, 我国科技期刊中的现实情况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10], 如何在经济改革的风浪中恪守编辑出版的纯洁性, 值得同道们深思。

4 重形式轻学术吸引眼球

依笔者愚见, 当今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交流绝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的泛泛交流, 简而言之, 基本上是在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用下被迫与国际出版商之间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其主要目的就是择手段地提高自己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 从而使期刊被国际著名的数据库收录, 真正与国际知名办刊人之间进行学术交流者凤毛麟角, 从参加国际著名编辑学学术会议的人数和规模就略见一斑。遥想当年, 在中华医学会的大楼中, 我们曾多次接待过 Richard Smith、George D. Lundberg 等世界知名编辑学家, 与《自然》《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国际名刊之间定期互访、出版国际名刊的中文版、共同组织国际期刊的会

议、切磋编辑技艺、研讨共同关心的话题。通过我们的介绍,《英国医学杂志》前总编辑 Richard Smith 在自己的杂志上向世界介绍了我国期刊编辑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09年,第6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在加拿大召开,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派出18位编辑组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不仅有大会报告,壁报展示,还在学术交流的同时与国际编辑同行共叙了友情。回到残酷的现实,迫于经济指标的压力,真正编辑之间学术上的国际交流步履维艰。2013年第7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出版大会在美国召开,国内同道参加者可谓寥寥无几,这与我国科技界参加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盛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科技期刊界进行真正高水平国际交流的盛况何日得以重现?笔者翘首以待。

2011年,11种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期刊的主编联席会上,专门谈到中国投向他们期刊的文章中存在伦理、造假、抄袭、一稿多投等问题,许多国内大家对此颇有微词,钱寿初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外国人的讨论没有什么不妥,不正常的是我们的作者和编者如何与别国的杂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进而提高稿件的质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6]。正如张月红课题组承担的“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课题基金结果显示:在22个国家和地区,对期刊编辑进行了对待各种学术剽窃容忍度的调查,结果表明东西方之间对出版伦理道德标准基本一致^[11],这是国际共性。但是从2010年发表在《自然》的一篇短文中可以看出彼此存在认同误区;因为作者原文是《创新软件帮助期刊编辑应对学术剽窃》,但是《自然》的编辑别有用心地将其改为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的标题^[12]。同理,《自然》的记者与编辑想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强烈观点,即中国的期刊问题深重,不改革即消亡^[13-14],同时不做任何调查就下意识地吧中国一种正在走出去的国际期刊强说为“校园期刊”,因此引发了张月红下一篇文章的反驳^[15]。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报道我国各种不好的消息明显增多。这些典型事例告诉我们:如今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而且要掌握话语权,争取用中国人的话语论述世界。

5 重普世轻特例步履维艰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科技期刊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对科技期刊的改革,业界同人已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16-19],窃也以为,改革决不能一刀切,一定要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据笔者所知,在中国近5000种科技期刊中,主管单

位、主办单位、办刊模式等多种多样,难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全之策。以集团化著称的学会办刊者,如拥有128种医学期刊的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2013年以前,尽管没有进行转企改制,作为一个既没有人权也没有财权的事业单位下属机构,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全体同人的努力下,也打造出中国科技期刊的巨型航母。依靠研究所办刊者,如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同自然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的英文版期刊《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始终秉承“为科学家办刊、由科学家办刊”的宗旨,让高水平的科学家主导期刊的发展方向,使得期刊正在成为研究所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文章发表在该刊不是国际作者一项工作的终点,而是国际一流作者与办刊单位以及国内其他科学家国际合作的起点。该刊依托研究所的雄厚实力,邀请众多国际知名专家来编辑部参加办刊工作,通过实施“借船出海”之策,加之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全体办刊人的凝心聚力,使得创刊1年半该刊就被SCI收录^[20]。

正当大家为期刊改革一筹莫展之时,长期从事期刊管理的隅人先生^[21]的一席话令笔者茅塞顿开。他认为:期刊改革的原则就是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因事因时因地制宜。期刊编辑部是出版环节构成的重要元素,是一个不能抛弃、不能回避、不能没有的客观存在。改革中编辑部的去留不能一刀切,去留最终取决于期刊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他指出:期刊业改革发展的目的是提振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无论如何,每一种科技期刊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冷暖自知,最合适的路要靠自己探索,不强求雷同,不搞整齐划一很重要。

6 重手段轻内涵本末倒置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正在向新媒体转型。这是潮流所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媒体业态。一句流行语非常形象地表述了新媒体的影响力:“当你的粉丝超过100,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你就是一个公告栏;超过1万,你就是一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你就是中央电视台。”无论我们如何爱恨,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以及衰落都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变。将其拔高为社会进步的“永动机”,或将之贬损为必须清除的“谣言集散地”,都背离了它作为新兴网络应用技术的本性;然而,作为新兴的舆论传播的技术工具,新媒体还没能摆脱信息易失真、常常被操控、形式易变等先天缺陷,也缺少传统媒体值得珍视的责任、自律与规范。

我们深知,从1665年第一本学术期刊创刊伊始,科技期刊实际上一直都是针对特定人群存在的小众读物。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变革,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期刊的阅读,因为这是学术的交流和满足自己精神和心灵的需求。其实在当今时代,窃以为并无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分,只是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目前来看,尽管新媒体似乎有取代传统媒体的排山倒海之势,但确凿的数据显示:最重要的科研成果78%仍然首发在科技期刊上。正如白岩松所言:无论哪个时代,媒体都应做有价值的内容供应商。而他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传统纸媒迫于生存压力,不再做更有深度、有质感的报道,这样最核心的价值观有可能丧失,变为一个资讯供应商。回顾历史,悲观的人们曾多少次预言的“终结者”如今仍未变成现实:当电灯发明后将成为蜡烛的终结者,电脑将成为纸质书的终结者。时至今日,当我们共度温馨浪漫的时刻或寄托哀思之际,蜡烛依然物尽其用;当人们在度假休闲之时或人在旅途之中,书香依旧与我们为伴。以笔者愚见,富有深刻内涵的科技期刊决不会轻易地被淘汰。期刊人理应勇立潮头,增强责任意识,努力提升科技期刊的学术内涵。

7 重务实戒浮夸前途光明

有人说“5 000种中文期刊中,1/3是为了让研究生的学业及教授的职位晋升发表文章而存在的。85%~90%的中文刊物是信息污染”^[6]。这种说法尽管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躬身自问,不无一定道理;然而,就学术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而言,窃以为中文期刊在传承中华文化中功不可没。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指出:“国之盛衰,恒以杂志为衡量。杂志发达,国家强盛”^[10]。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事物和情况层出不穷,如何面对?窃以为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学习,以史为镜,以夷为鉴。习近平主席^[22]最近指出: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往往导致事与愿违。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办刊人而言,窃以为不应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各种期刊评价指标,怎样获取各种奖励上,而应求真务实,力戒浮夸,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守岗位,出色履行“守门人”的职责,尤为重要是为传统科技期刊出版守望那一片田野,办出高水平的精品期刊。卢嘉锡院士^[23]早就指出:“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龙尾,也是龙头!”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科技期刊目前所面临的内忧与外患^[24],一个国家要想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科技期刊是不可或缺

的基础性建设。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25]最近表示,学术出版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出版业的水平,当前我国出版业要紧紧围绕着思想创新、科学发现、技术进展和管理经验这4个核心任务来规划和发展学术出版物,形成有效支撑和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他指出,做好学术出版是出版业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要把创新性知识作为学术出版的中心,打造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学术出版组织架构和出版体系。作为办刊人,我们应秉承办刊初衷,力戒崇洋媚外,通过不懈的努力来提高中国科技的国际显示度和话语权。否则,从小处讲我们将在经济上吃亏,从大处着眼将丧失中华民族在全球科技制高点上的话语权,难以支撑文化的民族复兴。

8 结束语

随着岁月的更迭,又到了辞旧迎新之际。按照中国传统说法,辞别金蛇狂舞之后,必将喜迎万马奔腾之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浩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窃以为,当今世界,科技期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舞台,其作用无异于伯乐,实际上就是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国家科技的繁荣昌盛提供舞台。回溯历史,在体现人类素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上,只有马与人同场竞技。为此,在这意气风发的马年,恭祝中国的科技期刊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快马加鞭,更好地匹配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共同营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繁荣景象。

衷心感谢陈浩元老师在本文写作及修改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9 参考文献

- [1] 游苏宁. 择良而栖三十载 为人作嫁不归路[J]. 编辑学报, 2013, 25(1): 95-96
- [2] 蒋建科. 科技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N]. 人民日报, 2013-11-21(16)
- [3] 游苏宁, 王海燕. 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J]. 中华内科杂志, 2005, 44(4): 241
- [4] 游苏宁. 逾耄耋成就大家风范 近期颐恪守谦逊美德[J]. 编辑学报, 2013, 25(2): 103-105
- [5] 游苏宁. “双效”“双爱”期刊: 办刊人的最高追求[J]. 编辑学报, 2005, 17(2): 79-80
- [6] 钱寿初. 编边草[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
- [7] 瑞驰. 科学之妖: 如何掀起物理学最大造假飓风[M]. 周荣庭,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